

戀愛之道

著士女泰倫柯

譯民生溫



1929

啓智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7695B



戀

柯倫泰女士著



溫生民譯

道

~~1564327~~

譯序

歷史真不會欺騙我們的，在某種社會經濟基礎上，便反映出某種社會的上層建築。政治組織，法律制度，道德標準，文藝思潮……不用說都很明顯的隨着經濟組織的變革而變革，就是人類的兩性關係也同樣在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特徵。從亂婚，羣婚，掠奪婚，買賣婚……至自由婚；一妻多夫，一夫多妻……至一夫一妻……我們都能夠找出牠們的經濟背景。

、隨着私有制度的確定，動搖與沒落，戀愛的主張也適切地相應着演化——從戀愛單一至上主義至戀愛破滅論。我們在年來國內所介紹的嘉本特，(Carpenter) 愛倫凱 (Ellen Key)……至柯倫泰 (Alexandra Kollentay) 的戀愛論述中也可以發現這種演化的路線。國內封建勢力受國際資本主義的衝洗和農村經濟的變革正急激地崩潰；而世界資本主義的命運又日瀕於沒落，所以戀愛的道路，當毫無疑

義地隨着這條路線前進。

本書合三代之戀與姊妹兩篇而成。上篇描寫三種性愛的典型——（一）祖母的戀，獨占的戀；（二）母親的戀，反獨占而仍為獨占所支配的戀；（三）女兒的戀，反獨占的戀，以至戀愛破滅，只依生理的社會的立場營性的生活而不管戀與不戀。這種典型的演進，也正反映着俄國社會變革的各階段。下篇描寫在新的生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正和古舊的生活秩序鬥爭着的戀愛悲劇。這暗示着很大的意義，就是，社會的經濟組織尚不許可理想的兩性生活之存在以前，理想的兩性生活決不能存在。所以我們想實現我們的性愛的理想，唯有努力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建設理想的社會。——這是唯一的大道，戀愛之道。

譯者一九二九年一月廿一日

目次

三代之戀……………六六

姊妹……………八八

戀
愛
之
道

溫
生
民
譯

此
页
空
白

三
代
之
戀

此
页
空
白

一天早上，我走進我的事務室裏，在堆積如山的公私函牘中看見這一封很厚的信。這使我很注意。我以為這是新聞上的論文投稿，便拆開來看。但是這是一封不曉得用多少張信紙寫的長信。發信人的署名是——奧雅，維莎羅敷斯卡雅。這到底是什麼事呢？

奧雅莎爾格維娜維莎羅敷斯卡雅同志我是認識的，她是國營產業中負有責任和地位的女性組織者。她對於婦女問題本來是不關心的。爲什麼要寫這樣長的信給我呢？

我在信封上一看，我才注意到，那裏寫着『必親啓』三個大字。

親啓？女性們給我的信寫着『親啓』的時候大概是報告戀愛的悲劇的。這樣看起來，難道奧雅莎爾格維娜也發生戀愛的悲劇嗎？如果是這樣，那是出乎意料的

……

我不能即刻在那裏將那封長信讀下去，因爲還有許多等候我做的重要事務。

但是，不知不覺之間我的腦筋老是想到那封長信和奧雅莎爾格維娜身上去。

我想起了我曾和她會過二三次面的情形，那都不過因為職務的關係，在很匆促的時間中的會面。我記得，她對於男性是不很注意，不很說話，而非「『不女性』」，富於事務才能的女人。我忽然想起，她曾和一位青年工場勞動者同居。也是我們的同志，一個微欠健康，但很優雅漂亮的青年。黨中同志都很愛他。但是似乎沒有他的太太——奧雅莎爾格維娜那樣莊重。他們兩口子都同服務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機關中，女的位置較高。男的較奧雅莎爾格維娜年輕。但是，光是這些該不會是發生結婚悲劇的動機吧？若依我的判斷，他們都是同志都是黨員原很親密的。依我看起來，他們兩人間實很調和。

我記得，那年輕的丈夫曾這樣非難過我。『爲什麼要翻來覆去的討論這個問題呢？你不曉得我和奧雅莎爾格維娜的意見完全一致嗎？』這樣看起來，我想，她對他是握着最高的權威的。

我又清楚的記得，有一次正在開着蘇維埃大會的時候，奧雅莎爾格維娜接到她的丈夫忽然昏倒的消息，因此，那平常很尊嚴莊重的維莎羅敷斯卡雅的臉上忽然現出了女性般的人間的表情。丈夫患肺結核。她不絕地擔心着已是她的丈夫又是她的朋友的他的疾病和生命，這許是奧雅莎爾格維娜的精神悲劇的原因吧？可是，就是這樣，也用不着寫這幾十張信紙的長信……

那天傍晚，好容易我才在我的家裏讀那封信——我整天掛念着的那封長信。信中到底寫些什麼呢？

『這是一封私信。是一封黨員寫給黨員和同志的——不錯，祇在同志間才許可的——的私信。但這是一個女性的我，對關於這種問題較有經驗的你，請你從難堪的痛苦的囚籠中指示一條出路而寫的信。我想，你大概能一加援手吧。

我已陷入絕路了！在我四十三歲的全生涯中從來未曾陷入過這樣愚笨的悲慘的境地！現在已經陷入絕路了！

想找出路又找不到！

我想你只曉得，我是一個活動家，一個沒有趣味且很道學的活動家。使這樣的一個我到了這樣的年齡還要經驗這種女性的悲劇，你許很難相信吧，這是小丑一樣愚笨陳腐可鄙的悲劇。

但我想，這次的那個丑角是表面的愚劣，不是本質的昏庸。這裏所說的一切，是現在俄羅斯——許多偉大的創造精神和許多庸俗，愚劣，醜惡的事物同時存在的俄羅斯——正在實行的一切概念和生活關係變革的直接結果。

在別的地方，我一提到這個問題我便覺得討厭。只要想起這種現象的很少的一部分，我便感覺純粹肉體的厭惡。但是，我常想或許是我自己的錯誤。這是我的見解裏還有舊世界觀還是我的女兒根妮亞說的，事實上我爲資產階級的偏見所支配，抑我的丈夫里也普可夫同志謂我完全弄錯了對象呢？誰對？他們還是我？——我希望你援助我能夠得到正確的判斷。如果錯誤的是我或說我的中心思想有

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的教養的概念，那末請你站在新道德的見地上加以解釋和說明吧。」

信便在這裏中斷了。奧維莎爾格維娜在下面的新信箋上用較前更有秩序更容易看懂的字體繼續寫下去。

『我想更進而報告這事件的核心，我的精神悲劇的本質。但是，我只說現在的經驗而不讓你曉得我以前的生活，恐怕你會很容易將我誤解。這種痛苦，不是因表面的事件，而是有更深刻更複雜的原因的，假使你為表面的事件所蒙蔽，你或許不能正確地理解我這種現象。但是動機，動機……是的，總之我請你忍耐的將這封信讀下去吧。讓你先曉得這封信是一位同志希望你為同志的幫助而寫給你的。』

信箋剩下的部分用模糊的筆畫塗掉。以下更用別張信紙繼續寫下去。

『你還記得我的母親吧？她，現在還活着，依舊在N縣為巡迴圖書館的管理

，在人民教育委員會服務。你已經曉得我的母親她個人的一切，關於她，我想，這裏無再特別詳述之必要了』。

不錯，我認識她，我還明白的記得。馬爾雅斯特賓諾烏娜奧爾西威奇是九十年代的文化勞動者的典型。她是通俗的科學的發行者，社會的小冊子的有名翻譯家『民衆啓蒙』運動的活動家。不用說，當時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家都非常尊敬她。就是秘密活動的革命家們也非常尊敬她。她對『不合法的』即革命家們有了很大的貢獻。她的朋友知好的範圍很大，種類很多。

對於政治的意見，她近於『人民派』，但是她從未參加過政治的活動。她熱中於農村和都市的貧民街中的書籍，圖書館和啓蒙事業。最近（我接到奧雅莎爾格維娜的信幾個月以後）她出殯的時候，雖然她至死都沒有加入政黨，可是那地方上的勞動團體，蘇維埃，勞動組合，黨的代表等幾乎全部都爲她送葬。

她有苗條的身軀，美麗崇高的頭部，聰明的眼睛，綺麗的表情和豐滿的面孔

。她的態度可以喚起人們的尊敬。有時，在受者方面竟覺得有一種威嚴。她的聲音非常明亮。說什麼東西都非常簡明，深思，確實，講話時口啣着煙草。無論何時，她都穿着很簡素的服裝，從來沒有穿過流行的時裝，她的羶莖玉手非常美麗，乾淨到和「貴婦人」的手一樣。——在食指上隨時都帶着很深色的紅寶石金指環。

『但是恐怕你不曉得下面的事。』奧雅莎爾格維娜繼續在她的信上寫。我的母親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驗過「戀愛悲劇」。而因此，她對於戀愛問題創造出獨特的確固的道德標準。不依照這個規準的人她便以為是不能容赦的罪人。是的，她輕蔑他！我的母親在一切地方都有優美的人格沒有什麼惡意的。不過，關於性道德問題我想是太道學，太嚴格，太辛辣一點了。

『我想，你可以曉得，我們母女之間並不是因為政治意見的不同而發生惡感；却是因我個人演着戀愛劇的時候，她不容許應該容許的事而變成互相疏遠的。』

『我的母親因為戀愛的緣故違反了兩親的意志和一個軍官結婚。她做了一位聯隊長夫人，住在一個小農村裏。據她自己說，她暫時也很幸福。生了兩個小孩，做一位模範主婦。他的丈夫好像偶像般的尊敬她。』

但是，漸次消極起來了，這種太平板的聯隊長夫人的生活開始使她倦怠。你許知道，我的母親——馬爾雅斯特賓諾烏娜是有怎樣豐富的精神的人。當時，她曾受過很高的教育，博學多才，曾常到外國遊歷，且和託爾斯泰通過信。像聯隊長夫人這種生活不能使她滿足她終於知道了。

『運命使她遇着莎爾格伊烏諾烏支奇維莎羅夫斯奇醫生。』

莎爾格伊烏諾烏支奇——我的父親——恰像柴霍甫的小說中描寫的抱着俄國智識階級的漠然的理想主義向着不安定的，不確實的，不曉得在多遠的未來這種希望的男子。同時強烈地愛慕美好的食物，豐滿的生活；而嫉視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罪惡，一切醜劣的。他是一位漂亮的壯健的男子，和我的母親一樣很喜歡讀書

同樣的情緒和感情，痛惜農民階級的貧困和悲慘，悲憫在貧乏的黑暗中生活的民衆，竭力設立圖書館和學校，進行啓蒙事業，抱着柏拉圖理想國的夢想的人。

會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聯隊長出外演習後的一個炎夏的薄暮，在家留守的我的母親，發現她自己睡在我的父親——醫生——的懷中……手裏拿着的新西蘭的巡迴圖書館，也不自覺地拋下草地上了……

我想，父親不太高興，因夏天的薄暮那「詩的夢境」，而根本改變他的生活。他要尊重他自己的自由。且他還有健康的年輕的平民的寡婦留在他的家裏。做他的『主婦』。

『但是，我前面說過的，我的母親對於道德觀念是以特有的標準的。後來，她會親自和我說過，她對於我的父親，無論如何也不能犧牲她的戀慕。她以爲戀愛的權利比結婚的義務更重要。在她看起來戀愛是偉大而神聖的東西。她不曉得玩弄感情。因此，她以爲當作感情遊戲的戀愛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我的母親在莎爾格的心中——依她自己看起來——發見她的心，她的靈魂，她的精神所探求的具體化的一切事物。她以為他是一位有熱烈的愛情的丈夫，值得尊敬的人物，同願為民衆之啓蒙運動而努力的友人。未解決的只是和聯隊長離婚的問題，而女隣居們的嘲諷早已置之度外，決意自行開始她的美滿的新生活了。

『第二天的早上，我的母親叫莎爾格伊烏諾烏支奇來，在兩旁夾着菩提樹的路上聽着蟋蟀的聲音，讀着給她的丈夫決絕——要求離婚的信。

『莎爾格伊烏諾烏支奇撲着他自己的頸項沉思着。這是他豫想不到的急激的突進！他口吶吶地說，他一定保守我的母親的名譽，負擔孩子們的義務，但他聽見他的意外的話只是吃驚，而絲毫不改變她那頑強的決心。而當時，因我的母親生得非常漂亮，父親戀慕着陶醉於密月的豔福，結果他便不再說什麼空話重新擁抱着她。這樣，使我的母親更堅強她馬上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

『但是，解決問題決不是如想像這樣簡單的，熱愛着我的母親的可憐的聯隊有

長接到信後非常憤怒，氣忡忡地跑回家裏來。他堅決地拒絕離婚。他大罵他的太太。他說要殺她或說要自殺，或說要殺姦通的醫生來要脅，可是停了一會，他又哀懇他的太太，希望她爲母親爲主婦而留在家裏了。

『我的母親看見丈夫這種情形，似乎也有點同情。可是她心裏的英雄，對於『和諧的』精神的人物的愛，比對丈夫的同情更大。她曉得無論什麼理由她的丈夫也不答應她離婚，所以她便收拾她自己的財物書籍，和孩子們吻別後，連向聯隊長告別一聲也沒有就悄悄飄然而去……』

『這件姦通事件，在縣中很久都傳爲談話的中心。自由主義者們很多站在我的母親這方面，他們稱讚她敢脫離做軍官的丈夫，而投向醫生，是對現存制度的一種反抗。縣中報紙也爲她獻詩。有一次當地要人開午餐會，會中，有人提議敬祝這個『英雄的女性』——『爲人民的幸福爲工作而從傳統的婚姻中自行解放出來與勞動的民衆爲伍』的女性健康。

『我的母親便和莎爾格伊烏諾烏支奇開始共同設立她以前的理想——也是那柴霍甫式的英雄，我的父親的理想——巡迴圖書館。當時因在激烈的反動時代，所以這個計畫的實現，費了巨大的精力和勞力。但是我的母親以其不屈不撓的精神，努力奮鬥，因和當地委員會與縣知事交涉乃到聖彼得堡去，利用友情的關係，絲毫不肯退讓，因之引起許多新的議論。

『計畫差不多實現的時候，因混亂政治的恐怖政策，將我的母親和莎爾格伊烏諾烏支奇逮捕，放逐到不很遠的地方去了。我便是在那個地方出世的。

『在放逐中，我的母親仍然保持着她的活動意志。在那裏，她組織自己教育的團體，建設圖書館的基礎，編輯講義，進行啓蒙運動……

『我父親的心裏却非常不高興，非常憂鬱，以至漸漸使他的精神頹喪。

『但是放逐歸來以後，他就得到革命家的聲譽從新在農村中活動了。我的母親再以前新的熱情在那地方上做啓蒙的工作。我的父母的生活才開始漸漸踏上安靜的

軌道。

『在那裏發生一件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我的母親發見那心地雖稍冷靜了。但仍然很年輕的丈夫和看牛的女僕亞利西亞發生不能辯解的關係。父親雖然用種種方法辯明，可是事情越來越複雜，亞利西亞已經懷孕了。

『因此，我的母親，不說什麼，便收拾起她自己的行李帶我到縣城去。對於父親還是從前一樣只留下一封也不非難也不哀憐的信。她特別在信中規勸父親努力戒酒，留心撫育亞利西亞的小孩。這些詳細的事是我以後才聽母親說的。母親想以這種公明的態度感化我，希望我走上正當的路上去。

『我還清楚的記得，母親雖是怎樣痛苦但仍談笑自若。我從來沒有看見她流淚，而她親自說過，她依然繼續愛莎爾格伊烏諾烏支奇，願一生爲他守節。

『在縣城裏，母親發行通俗的科學書，因此博得很好的聲譽。

『我也住在母親那裏。自幼便很接近革命家的思想與行動。少女時代便讀『秘

密文書」對於「革命家」或「革命」都很了解。

「我們好像過着禁慾的平和的生活。在家中常常爲工作和活動的範圍所支配。大家都在理想中生活，爲新的『目的和事業』而努力。十六歲的我便第一次被捕，但母親對於這事却非常誇獎。

『我的意見，自那時候起便和母親的意見不同了。我有馬克斯主義者的傾向；而母親却仍是人民派的主張者。

『在街市無產階級進行革命事業間我認識了一位在我們的鬥爭團體中當時很露頭角的一位同志。他較我大一點，『過去』都是光榮的革命的掙扎。在他的影響之下我也變成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鐵石一樣堅硬的「布爾什維克」。

『我們同居了。但是這還不能算是主義的結婚。母親，不用說，搖她的頭。說我還年輕，恐怕將來戀愛的不安定應該遲一點才好，父親便是很好的先例這種話，可是結果還是默許了。（我們移到母親那裏去繼續我們的活動。）

『可是因爲我的丈夫是『革命黨員』所以，有一次，三個人都一齊被捕。得朋友們的援助，母親釋放出來了，而我和我的丈夫却同被放逐。』

『噲噲噲噲的說了這麼一大篇恐怕你看得很討厭了吧？但是我想，假使不把這些寫出來，恐怕你不能了解我現在的痛苦，所以我才大胆地寫出來。我衷心希望你了解我，請你不要忘記——我，你是曉得的，是我的母親馬爾雅斯特賓諾烏娜的女兒和學生——一個人在少年的時候和青年時代所接受的這種教養，在理是不能夠將牠抹煞的……』

『請你忍耐的把這封長信看下去吧。我要開始寫我第二代的悲劇了。』

『我從放逐的地方逃了出來。丈夫却還留在那裏。我跑到彼得堡。因爲想避人們的耳目，朋友們便替我設法給我介紹到一位境遇很好的M技師家裏做家庭教師。在學生時代，M技師也很接近馬克思主義者的。』

這是有福的家庭，家族都是依着上流人的趣味而生活的。政治是和藝術講演

或說威爾培爾的繪畫一樣有興味的。總之，政治問題，在這客廳裏的談話中是一種愉快的論題。

對於這樣的社會我完全是外行。在精神上這是和我很隔膜完全沒有關係的社會。我記得，最初的晚上我和那家裏的主人關於柏倫斯泰 Bernstein 的完全不適合於那種客廳的激烈的論爭。後來我整晚都非常懊喪，後悔我自己太沒有自制力。特別是不能忘記技師嘲笑我一樣的眼光。從最初起，這個男子便使我這樣焦灼。我想，他對於我雖然極少同感，在主義理想之上雖然距離得很遠，但是我要證明他使他確信我們的見解，強制他承認我們的原則。

他的太太是穿着花飾和毛皮的衣服，已生了五個康健的孩子，好像豆腐西施似的美貌的人兒，她常用尊敬的眼睛望着他，微笑地清晰地說——我和他越住久，越無條件的深愛他。

在這滿足的氛圍中這種過於誇張的家庭幸福，有點使我惱怒。丈夫的心裏對

於美貌的太太的殷勤，對於她的健康的留意，這在我的心裏發生了近於憎惡的惱怒。我常故意向他說他們是『不曉得勞苦的，養尊處優的自由主義者』，說他們的現狀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豪華飽滿的生活，說他們的生活非常愚劣無意識的這些使他們憎厭的話，更將放逐中的生活告訴他們，使美麗的神經質的麗特伊雅安多萊維娜歇斯的里地流淚。

『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M技師這樣的詰問我，仍然是用似乎悲傷似是嘲弄的眼光望着我。

『有時我對這兩個人的憎惡很奮亢，差不多想不管怎樣地幹一幹。我甚至想利用警察的干涉將他們從這平和的幸福中拉出來！』

『離他們而去，在我，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的家不獨是我藏匿的地方，而且是革命黨員們安全的集合場。』

『如果我從他們的家裏跑出來，同志們都會很不高興的，因爲，無論如何，』

他們也不能承認我的理由。

『如果討厭，爲什麼要和他們交際呢？默默地離開他們不可以嗎？』但是，我不能這樣想。我雖然討厭那養尊處優的小白臉M技師的姿態，卷着舌頭，帶着『R』的聲尾的軟綿綿的聲音，迂緩的走路，但是假使二三天沒有見他，我的心裏便神經質地焦灼起來了。在他的家裏，我是一個無用的異邦人，這使我很痛苦。他如稗刻薄的對我，我馬上便要感受很大的痛苦。

『但是，我們在一塊的時候，我們却一定會發生激烈的論爭。我們對於一切問題都針鋒相對地爭論。我們爭論又爭論爭論到面紅耳赤，用許多普通沒有人用的激烈的話，在他人看起來，許會以爲我們是不能互相忍耐的了。』

『但是，就是爭論極激烈的時候，我們二人的視線却還時常相會。在這視線裏說着和嘴裏完全不同的說話。我實在沒有解釋這些話裏的意義的勇氣！』

『有一次，我因爲黨的工作，在市梢逗留到超過豫定以上的時間。夜深了，

我才回到家裏。M親自給我開門。

『歸來了!?……我以為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

『而我，什麼都還沒有想到，便倒在他的懷中，驟雨似的密吻了。』

『更使我覺得意外的是當時我一點也不驚奇。正好像許久以前便期待著會來的

一樣……

『晨雞快要叫了，我才回到我自己的房裏，他却睡在他平常工作忙迫的時候過夜的辦公室裏。』

『第二天的傍晚，在他人面前，我們又激烈地毫不妥協地爭論起來……所以在表面上，我們還好像是論敵。』

『可是，朋友們散了以後，M便邀我到『島』(在彼得堡的島上建築的街廓，很好的散步場)上去散步。那是彼得堡的春季的月夜。他的太太竭力勸我去散步，她以為這次散步是很可笑的……她以為我不值得她嫉妒。』

那時，恰好是黨的艱苦時代。我埋頭于勞苦的事務中。我沒有辯解這些問題的餘暇，最近M夫人又帶了孩子們到南方去旅行了，這毫無檢束的問題更延遲着沒有解決。

『你或許不會相信，當時我還以特別的愛情思念着那在放逐中過着生活的丈夫，而想盡方法去救他出來。』

『如果在那個時候，你問我愛那一個男子，我可以毫不躊躇地答覆你，我愛那又是我的丈夫又是我的朋友的他。雖是這樣，可是如果有人要我和M技師分離，那我却甯死不從！在精神上，他和我雖然是住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但在心裏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東西維繫着我倆。他的見解，他的習慣，他的一切生活式樣雖然使我討厭到差不多要作嘔——但是他雖有一切弱點，一切缺憾和普通人們的美點相矛盾的性質，可是我却仍衷心地愛着他……』

『他和我都曉得我們的戀愛是不會幸福的。但是我倆却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應

該分離。什麼東西使M這樣愛我呢？我不曉得，直至現在也還不曉得。那時，我並不漂亮，又沒有時髦華麗的衣服，連對這些衣服的興味也沒有，而是非常剛直的『不女性』的女子。但是，我曉得，M是愛着我的。並且他之愛我，連對那尊敬他如天神一樣的美貌的太太也從來沒有這樣愛過。

『夏天，只有我倆住在家裏，M技師和我……這是一個奇妙的夏天。一個充滿苦惱的夏天，充滿我們的感情的矛盾的夏天。我們兩人不曉得什麼幸福。但是我們二人毫無顧慮地暴露我們的不滿。這樣，不曉得怎樣，更使我們兩個人親密起來。』

『秋初，我懷孕了……我應怎樣處置這塊肉呢？我們二個人都沒有顧慮到。我到我的母親那裏去……』



寫到這裏與雅莎爾格維娜的信又中斷了。很明顯的，她在途中中斷了好幾次

很神經質地在『辦公室用箋』上寫這封信。以下又用鉛筆繼續寫下去。

『我對我的母親說了一切我的苦惱，我們的感情的矛盾。我毫無遺漏地對她說同時愛着二個男子的苦惱，不獨我這樣，M也同樣的苦惱，因為我知道他對他那豆腐西施似的太太也還有愛情。

母親，在她的寢室中，諦聽着我的說話，一直聽到夜深說完以後，她默默地坐在那裏沉思。

第二天早上，母親走到我這裏，坐在我的床上，非常確信地對我說。

『你愛M，我完全曉得。可是第一，你不可不寫一封信給康斯登清（我的丈夫）』。

『寫什麼呢？』

『寫什麼？！寫你已經愛着別個男子了，對於康斯登清你連幻影都沒有殘留的餘地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同情是不適用的，這會使你受更大的痛苦！』

「但是我對康斯登清的感情並不是同情。我是愛他。我記得我從來沒有不愛他……」

「你既是愛他，爲什麼又愛別個男子呢？」母親忍不住地責問我，「你完全胡說！」

「絕對不是胡說……那末，母親，你不了解我了，不是嗎？那裏，就在那裏便是我的不幸的原因……」

「接着我便對母親說明這次並存在我的心裏的兩種感情。說明我還深深信賴和愛慕康斯登清，我們兩人是有意識的堅固的精神的結合——和我對於M完全不敬愛只是狂風暴雨似的衝動。」

「我說的這些母親都不了解。」

「你對M，既然只是肉體的衝動，而對康斯登清却是愛慕和尊敬，爲什麼你不能自制着和M決絕呢？……」

『不，不，母親，這決不單是肉體的衝動，這是戀愛，另外一種戀愛……我聽見M陷於危險，我爲援助他我可以犧牲我的生命……但爲康斯登清而犧牲性命我却辦不到……不過，我愛康斯登清，在我，他是必要的。我的精神需要他，沒有他我便覺得冷寂和空虛。而和上面說過的一樣，對於M的爲人我並不尊敬。』

『胡說什麼！你！』母親很生氣似的這樣說。但是她自身已經混亂到不能判斷了。起初，她想勸我馬上寫一封信給康斯登清和他決絕，但是隨後她又決定要我和M決絕。

『自呱呱墮地以來，現在我才曉得我和母親的不能互相理解。同時我更知道向母親徵求意見也是錯誤。我們的見解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母親主張要和這一個男子決絕，不然，便要和那一個男子決絕；而我却同時要M和康斯登清二人。我覺得，我的見解是較正確，較近情，較適合於內在的本質的。

結果，我把這一切都寫信告訴康斯登清，不獨告訴他這些事實，而且告訴他

我的苦悶，我的疑問，我的感情的分裂。最初我得到一封短簡的覆信。信上寫着這些話，一切事都要加以充分的考慮，考慮明白以後才寫信回覆。——只此數行，便充滿着醇厚的溫情。康斯登清和我的母親不同，他了解一切的必然，這已很明白了。

而這事實，康斯登清已經了解了。在放逐中他替我分担了一部分痛苦，對我感情的矛盾表示同感，在他的心中認識這事的正確的結論，他謂這事是不可避免的，而將在我的自我，我的精神中對他要求的部分和他堅固地結合起來。

我發現了這條生路。但是我的母親仍然希望我決定其中的任何一人。M和康斯登清的信都由她轉交——她看見我很喜歡地讀着他們兩人的信很不高興。

『恰好那時她便對我說她的戀愛悲劇。她強要我決定其中的任何一人。我的不得要領和優柔寡斷很使她悲悶，很使她憤怒。』

『如果你不這樣，你便是有二重性格的！明白地決定你的主意吧！你對於戀』

愛爲什麼這樣踟躕，我真不懂！難道這是你的父親遺留給你的嗎？」

「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本來可以赤裸裸地去理解人間，便是一種解決方法，可是她還不認識。」

『還有M夫人怎末辦呢？將這一切告訴她嗎？強她跟從你的意見嗎？』

『不，她恐怕不能了解。這一切可以不必告訴她。而M，在精神上，並不怎樣愛她。他不過魅力的優美的很容易毀壞的玩具似的愛她。所以M愛我於她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我的母親生氣到再也不能忍耐了，罵我是根底上下賤愚劣的東西！她說』這樣胡鬧的結婚只在墮落的巴黎才有，她以爲遲早我都要選定一個的！

到了春天，我生了一個女孩。M來到我這裏。在母親家裏住了一星期，這在我的生命史中是最幸福的一星期。

『很奇妙的，我的母親和康斯登清的關係，最初是較她和M的關係更親密的

，可是M歸去以後，母親便馬上變更了她的選擇，『你應該回到你的孩子的父親那裏去。』她對我這樣主張了。

『但是，我覺得很可笑，因母親站到M的那一方面去，我越覺得失掉了康斯登清的寂寞難堪。因此，好像母親和M站在一個陣營，我和康斯登清又站在另外一個和他們對立的陣營。或許是這樣吧，——文明的擁護者，人民派的支持者與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代表的結合，和與此對立的我和康斯登清的無產階級的陣營……

『新的逮捕，新的放逐又延遲了我的決定。我的女孩便在她的祖母家裏成長。我還和M與康斯登清繼續通訊，用種種方法和康斯登清住在一塊了。

我們再重新住在一塊，母親非常驚詫。我們間已無戲劇似的和解，康斯登清也不說什麼寬容的話。我們兩人在精神上是人的結合，所以極自然極愉快地共同生活下去。那時候，母親也還不能了解我。她寄了一封充滿激昂憤怒非難我叱責

我的信給我。她謂我對康斯登清誤用同情的結果，實是破壞了我和M的真正的愛情。M寄了幾封信給我下了個最後通牒，以後由他提出斷絕了一切關係。

『不久自由主義的春天，在斯威耶特波爾克美爾斯奇的青眼之下的饗宴之春到來了。我們從放逐歸來。命運再使我到彼得堡。在那裏我當然不能避免和M相見。不瞞你說，我實在想找他，想見他。』

『我們再見了，好像沒有過去三年間的事一樣，一切又重新開始，一切痛苦和喜悅，一切精神的不調和，一切懷疑和不能自制的互相戀慕的力。我驚異M對於我的感情所表現的可怕的力。他重新燃起他的熱情以至和他的太太離婚而希望和我結婚，更使我深深驚詫。可是我覺得我們二人間精神的距離較以前更遠了。那時正是革命鬥爭的勃興期。政黨漸漸尖銳地對立起來了。在三年前不過是理論的鬭爭，現在已發展到具體的日常政策的對立了。』

『M在政治意見上還不過是自由主義者。我們兩人之間好像在用完全不同的

國語。我和他相見以後，心中隨時都輕蔑自己。可是雖是這樣，但不見他又覺得很悲苦……M輕蔑我的政治活動。他嫌惡「波爾什維克」，隨時都想使我完全和他自己一樣。我憎惡資產階級，我憎惡他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但要我和他脫離我又沒有這個力量。很奇妙的，在我對他的感情中混和着『母性愛』的特殊的優美的同情。我時常都以爲他故意說些不是本心的話。所以我想援助他，發現他的真的自我，使他不要踰越於政治的動搖的途中。

這種苦惱繼續了好幾個月，康斯登清忽然也來了彼得堡。這次，他聽我告白以後，有點不高興。明白地表現出他的嫉妒。但我們又朋友似的同居了。而這次M難堪起來了。他瘋狂了似的要求我和康斯登清分離。他不相信我和康斯登清只是以『朋友』的關係同居着。他還要和他的太太離婚……總之，沒有一天無新的痛苦，新的混亂，最後，竟完全瘋狂起來了。M跑到我們那裏來，加惡言於康斯登清，要我和他一塊兒走，不然便在這裏斬斷我和他的一切關係。我沒有順從

他。我們便敵人似的斷絕關係了。那時的情形是很難堪很困難的。康斯登清雖然眼看着我的苦惱，可是他並不諒解並不助我。他還在嫉妒。

『在我的全生命史中僅有這一次（但現在又好像陷於這種情形了）我不能以我的全副精神解決我自己的一切……苦惱壓倒了一切了。

『那時候，母親來了。M的絕望的信叫她來的。她帶着我的女兒來，激烈地要求我作最後的決定。

『我以前早已決定了，母親。』我這樣答。

『已是這樣，便不要和他（康斯登清）住在一塊。我相信，你已經不是他的夫人了。而現在，你們像什麼樣子呢？爲什麼還要這樣使M痛苦呢？』

『這你錯了，母親。我要和康斯登清住在一塊。』

母親掩耳不聞。在M的信裏，他曉得最近數日間發生的事。而我又已將我的躊躇，我的苦悶寫信告訴她了。

『你戀着M。戀，你自然有這個權利。但是你糊塗的頭腦爲什麼要混亂你的感情呢？』她頑固地反覆着說。『你不用若悶的。爲了戀，你不能不有打破一切障礙的勇氣！雖然政治的信念不同……但是你使M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便很好了。他對於你的愛雖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你的力量比他的更大』。可是母親的訓諭，對於我隨時都發生反作用。我到死也不能和M結合，也沒有和他結合的義務，如果結合，那我們的精神的破產，便要日益明顯。我和M的信念是到底不能結合的。

『我的母親終於使我和M見了一次面。他把我的女孩放在我們的面前，想以此結合我們。可是，這次會面的結果不過添加了新的痛苦和新的虛偽。』

『不久，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九〇五年到來了。這件事發生了非常偉大的力，而以這非常偉大的力支配了一切人們，個人的私事都完全拋到腦後去了。我的小小的不幸也深深沈溺在革命的大海中。革命把我們弄得亂七八糟東西分散。我』

去南俄，康斯登清出國，母親却急急地回到她故鄉的縣中。M做了新發生的一個政治團體的領袖。

『我們爲昂奮和偉大的希望而工作，而鬥爭，而論戰。』

『不久陰鬱的反動時代又到來了！我們又不得不顧慮我們自己個人的事了。』

『一九〇八年秋，運命又使我和M在某工業都市相見。反動勢力占了勝利革命已被彈壓。我再爲『不合法的人』。但忘記了一九〇五年時代的急進主義的M已在金融工業界大出風頭了。他已變成一個在報紙上大登特登他的行蹤的『要人』了。』

『我曉得了我和他同住在一條街。那已完全忘却了的奮亢的感情又抬起頭來，使我不能完全安心工作。但是我避開他，不想再見他。不幸，警察追蹤着我了。同志們都這樣警告我，要我快點逃走，最遲在天明以前，非找到藏身的地方不可。因有比性命還更重要不能燒燬的文件，所以我便忽然想到M的家裏去。因爲他是住在某大工廠的管理者的客室中那是很安穩的。我便到他那裏去。門房出來』

，我給他一張從前用過的名片。M很正直地歡迎我。但是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我向他說出我的來意時，他便非常狼狽，非常担心，完全沒有初見我時的親熱了。從前戀愛的面影在他的眼中一點也沒有殘留了。

『我們兩人好像完全沒有關係的人似的相對着。二人互相問答。以前曾熱愛得要死的那回事好像不是真的。我心裏暗想，在我面前的不是M，而是他的遠親。』我覺得他好像還有一點像我以前的戀人，可是這不過是一位沒有興味的不認識的紳士了……

『我後悔我到這裏來。但因為那些文件，雖然那資產階級的心裏怎樣罵我怎樣討厭我，我都仍然決意賴着不走。我在那裏，於他不會有什麼損害的。雖會使他減少了一點脂肪但在他的健康上許還更適當一點。』

『他屢次努力用各種方法想使我曉得我在那裏於他很不方便。但是我還是裝着不曉得的樣子，享用我從前和他很熟識的權利。』

「他終於不得不留我在那裏過夜，但是，天呀！我想他恐怕整晚都沒有合眼吧！但我却非常舒適地夢入黃梁了。」

「從前，那時我在家裏的那邊也能夠感知他的來臨，他的足音，他的笑聲，他的眼睛，都能使我心跳的男子，現在隔着二間房子睡着（或許還沒有睡），我，已睡得什麼感覺也沒有了。很明白的，那天晚上，我們的戀愛已經死去，送到墳墓裏去了。殘餘的只是空虛和我的女孩。對於女孩M連半句也沒有問一聲

了。」
「我們連再見也不說一聲便冷然別去。一切過去的往事都埋葬在遺忘的海中了。」

「但是，奇妙到連我自身也不明白的是下面的事。其後不久，我會見久別的康斯登清。我們本來是在俄國境內隔得很遠的地方工作的。這次不曉得爲什麼我對他突然冷淡起來，他也不和從前一樣對我。這次暴風雨的革命經驗，對我們打

上了一切烙印，以前的親熱已經打到九霄雲外去了。我們用這個經驗，下了各各不同的判斷，關於當前的問題的見解不同，對於將來也各站在不同的觀點上。

「康斯登清，不錯，遭遇過許多困難。但他已和黨的意見不同。他的不滿，一部分是關於個人的性質；一部分是關於黨的政策。因此使他非常悲觀。康斯登清以前對於革命的信仰已經完全沒有了。他謂長期間的運動的休止是不可避免的，他交織着個人的憤懣，怨恨和譏刺來指摘我們的失敗。他深深地沉思着。我從他的談話中，曉得他對於鬥爭已經覺得疲倦，想脫離運動而探求安靜的逃避的地方了。」

「當時，我還非常精神。革命只有提高我，好像插翼在我的身上一樣。現在我覺得我內在的成長和偉大的工作的興味。」

「充滿着熱情和康斯登清相見，我想再和他在一塊兒活動。但是，我忽然覺得我們二人間精神上的互相遠離。我得了一個機會到外國去，不用說，這個機會

是出不合法的方法得到的。旅行的目的，實在是繼續因黨的工作中斷的根本的化學研究。此後我便沒有再見康斯登清了。他已日益脫離我們了。在戰爭中，他曾在兵站部工作，後來又做過中學教師。蘇維埃支配時他便積極怠業了。我相信，現在他恐怕已經參加白衛軍的陰謀了。

『M却極巧妙地逃到外國去，避免了『無產階級的復讎之手』。這兩個人，在我，早已和死去一樣了，他們的命運完全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那末那個悲劇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呢？——忍着厭倦而讀我這長長的自序傳的你，許要這樣詰問。不錯，這裏所說的一切都是過去的……以前的事了。那末，問題的中心究竟在那裏呢？』

『要了解我現在的苦悶，你不可不先曉得我是怎樣的人。我相信，你讀了我的自白以後，你便可以知道我是和許多人一樣懂得，『女性的苦悶，』理解感情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人。』

『可是，現在，我對於我的女兒所經驗的，雖是怎樣努力，也覺得還不能理解……』

『我再重複地說一遍，我以為，我之不能了解我的女兒根妮亞許和我的母親馬爾雅斯達巴諾維娜不能了解我一樣，我曾幾次以此自慰。但是一切事都似乎使我覺得放縱和愚劣，我因此常常覺得可怕起來。請爾指示我，究竟要怎末樣才能夠賢明地處理。不過……假使我所想的真是陳腐的，真是因新的生活條件已生出了新的心理，那也請你將我叱正。

『啊！現在我再也寫不下去了。假使能夠，我希望找一個機會拜訪你。關於過去的話我想已經說完了，以後是很簡單很容易說明的。我可以很簡短的談話把運命賦與我，而我現在還不能了解的新的謎說出來。請你打電話到三一之二〇七五一號，告訴我們二人對談的時刻。在我，晚上比較方便，愈遲愈好。我恭候着你的電話。』

謹致親愛的同志的敬禮！

奧爾雅維莎羅敷斯卡雅。」

數日後的傍晚，奧雅莎爾格維娜在約定的時間來到我這裏。她那很憂鬱的面孔和在她賢明的眼中充滿着的不安使我很注意。

我以新的興味注視那淡裝素服，平梳着頭髮而謙遜寡言笑的她。她確實有使人無限注意的吸力——優美的人格，說話形容不出的魅力。但是我實在不敢說，現在和我對說着關於全俄羅斯的中心問題，最近的政治事件，在國家行政上負有這種責任與地位的她，是寄那封自白的長信給我的婦人。

「現在，來談我的問題，好吧？」奧雅莎爾格維娜口齒伶俐地用明亮的聲音阻止了我的說話。那聲音，使我馬上想起決斷的馬爾雅斯遠巴諾維娜。這是「關於我的女兒根妮亞的問題。我請你聽一聽關於她的問題。我想那或許是我的思想落後不能理解她；或許是母女間不可避免的悲劇，要不然——便是根妮亞的糊塗，

她生長在這異常的環境中的結果。她從小便不絕地住在這裏或那裏。最初住在她的祖母家裏，接着住在我的身邊，隨後又住在各種各樣的朋友家裏。最近數年間曾爲工場勞動者的工作在某大工場中生活，到戰線去參加救濟飢饉運動，所以這樣年紀的少女當然曉得以前連做夢也豫想不到的許多事。了解這種人生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他方面……

『啊！你曉得這幾星期來，我完全混亂了！不曉得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從前，根妮亞是完全沒有偏見，勇敢地對着人生，獨力地打開一切困難，沒有智識階級的動搖與煩惱，在她自己心裏完全不會說謊，能愛天真爛漫的真實的，這些使我非常喜歡。但是，突然……』

『簡單說起來，便是下面的事情。』

『你完全曉得的，我移住到外國去的時候，遇着里也普可夫同志，在達烏奧斯我竭力看護他。此後，我們便結爲夫婦。不用說，我比他的年齡大一點。照理

，他是我的弟弟。但是，在我們共同生活的七年中，我們間非常和睦。我們手攜着手好像十七歲的青春時代似的回來，手攜着手爲蘇維埃政府而工作。

『里也普可夫同志是怎樣純潔的人我想你是曉得的。他，在精神方面，完全毫無折扣地是一個純正的無產階級。當然，他非這樣不行。他爲黨的工作是不用再說早有定評的。』

『我竭誠看護他——他是肺結核患者。我想，我們間完全沒有什麼隔膜。一切都光明，輝耀，親密……』

去年我們住在莫斯科，我叫根妮亞也來同住。她雖然只有二十歲，但非常熱心於黨的工作，她很像她的祖母，很決斷的，確信的，不知疲勞的而且很情熱的。在那區域中，她頗被重視。你可以曉得我們居住的狀態。三個人同住着一間房子。維狹小一點，但在現在，也沒有辦法。不過，我們常不在家，特別是我，常常要到郊外我們的化學工場去……

根妮亞和我久別以後，有了親愛的友情的關係。我完全沒有感覺到我是『母親』，和她相交，好像年輕了許多。她的活動慾，她的笑聲，她的年輕的自信都傳染給我。

里也普可夫也和她非常投契。這使我很高興。我本來擔心他們或許會不融洽。但是安東萊（奧雅的丈夫）和根妮亞却好像很要好的同志。我更進一步的慫恿他們一塊兒去劇場，去集會，去大會中。我想，我們的生活是友情的光耀的。就中最使我高興的是安東萊非常快活，看起來好像沒有病一樣。

這樣的狀態繼續下去，但是……是的，曾有一天，一切事情都顛覆了，鬧出反常的事來了……』

奧雅莎爾格維娜說到這裏再沒有往下說的勇氣了，停着不說。我等着。奧雅莎爾格維娜默默地從我的肩上望到窗外去。不痛快的沉默充滿了房中。

『我已推想到了，奧雅莎爾格維娜，在這種情形之下根妮亞和里也普可夫同

志發生了肉體的相互自由的結合吧。發生很難避免的事吧。但是，爲什麼你以爲這種事是難堪的，可怕的，低劣的猥雜的呢？那種事不是富然的嗎？！』

『不，我並不是驚訝這事！這也不足驚訝！』奧雅莎爾格維娜很急激地答覆我。『但是，我驚訝的是此後根妮亞的心是他此後的心……』

『他的心中發生了什麼呢？』

『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是非人情和不關心的態度和將這事作爲當然的權利的確信……冷靜，從容……好像譏諷我一樣的態度……你懂得嗎？不是戀愛，不是熱情，也不是同情，不獨沒有從這些東西產生出來的責任感，連想有這種責任感的心也沒有……這一切都是當然的，似乎只有我不了解，刺諷我『思想落伍』似的……我曾幾次這樣想，這許是卑劣的放縱的不能自制的淫蕩支配了根妮亞和他吧。但是我又懷疑，或許是我思想落後……如我的母親馬爾雅斯達巴諾維娜在我遇着戀愛悲劇時，不能了解我一樣……我希望你幫助，請你告訴我，究竟要怎樣

才能得到正當的見解。』

奧雅莎爾格維娜更繼續着說她的話，說她的女兒到她的辦公室內要求和母親作十分鐘的談話。

『母親，我想只有在這裏才能和你說話。』

她毫不客氣，單刀直入地很冷靜的告訴她的母親說她好像已經懷孕了。奧雅莎爾格維娜嚇了一跳。

『究竟誰是對手呢？』母親不禁大聲地叫了出來。

『我不曉得是誰』。女兒這樣答。母親以為根妮亞不願將男子的名字告訴她。但是她豫感到某種事件，好像尖銳的刀刺着她的心房一樣，非常難過。

根妮亞問她的母親要怎樣墮胎。墮胎是要得法律的許可的。所以她來問墮胎的準備，和領取必要的介紹書，因為她不大願意養孩子。

『現在我還沒有養育小孩的工夫。』

關於根妮亞的話，奧雅莎爾格維娜什麼也沒有對她的丈夫說。她以為這是根妮亞個人的問題。如果要說，根妮亞自己會對他說。可是，陰暗的霧霧遮蓋了她的心，重重地壓抑着她。在心的深處感覺到動搖和不安，以前什麼也沒有想到在一間房子裏三個人共同生活的種種小事，現在也都變成疑忌的中心了。

奧雅莎爾格維娜一想起這些，便覺得非常可恥，想努力將牠遺忘可是牠深深地刻在她的心頭，以至混亂她的工作。她的心時常堅牢地牽掛着這些疑忌，所以奧雅莎爾格維娜的心，在某次夜會中，她會藉口心裏不好過，在意料不到的時間，先行退席，急急地跑回家裏來……而發見根妮亞抱在她的丈夫懷裏。

『使我驚異的不是這些，而是以後發生的事，你許明白吧。安東萊拿起帽子，連一句話也不向我說便靜悄悄地的出去。我不禁大罵根妮亞。』

『爲什麼你要騙我，說使你懷孕的對手不曉得是誰呢？』根妮亞很驚訝似的簡單地答，『直至現在，我也還是同樣地說，我的對手不曉得是安東萊抑是別人。』

「噫？別人？」

「是的，我以前曾和一位你不認識的同志發生過關係。」

這使我怎樣混亂，使我怎樣絕望，你曉得嗎？照根妮亞所說的看起來，她自願到戰線去的時候曾與人發生過性的關係。但是，我想最難理解，最可驚詫的是根妮亞她自己說直至現在從來沒有戀愛過，就是現在也還公言沒有戀愛。

「那末，你爲什麼將你的身體任人糟塌呢？你的肉體的要求很強烈嗎？你還這樣年輕。這樣是病態的！」

「我要怎樣說才好呢，母親！我對於你之所謂「肉的衝動」的意味，兩三個月前除和一個男子發生過關係以外，其餘一個也沒有。現在，這也已成過去了，那男子，我很中意，我想，他也很中意……這一切都是這樣單純的，所以誰也沒有什麼責任心。在我，母親，真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那樣惱怒。我如果爲金錢而賣我的身體，或屈服於男子的暴力——這又另當別論，但我是依着我的自由意志

而進行的。我們相互同意的時候我們便住在一塊；如果不然，我們便又離開。照這樣，無論誰也不會受什麼損失……只是因為墮胎而不能不停止二三星期的工作，却確實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此後，我想，我會更有經驗地注意避妊。」

奧雅莎爾格維娜問她「你對於二個男子，已是完全沒有愛，那末爲什麼你們還會發生關係呢？」根妮亞却說這是偶然的事，實際上她更中意安東萊以外的其他一個男子，可是他只當她是小孩子，並不真誠地對她，所以她很氣惱。因這種反抗心她才委身於安東萊。因爲她和安東萊，同住在一起裏她覺得有一種朋友的愛，且在他的身邊，隨時都覺得愉快，有生氣。

『那末他們兩人都互相曉得這事嗎？』

『曉得的，我想這實在無隱瞞和撒謊之必要。這事，他們也用不着不高興的，假使不高興，那他們不和我接吻，便什麼問題也沒有了，無論如何我都要活潑潑地做我的應該做事的。這事，安東萊毫不介意，本來也不必難過的。那別個男子

，起初，雖然很生氣，送了最後的通牒來，可是，這完全不能發生什麼効力，他只好放達觀一點了，現在，我已很討厭他了。他是無教育很粗野的我很討厭他。」

奧雅莎爾格維娜對於這種輕率的結婚關係表示決不許可的態度。但是根妮亞却抗辯着說，

『母親，你說，一個人沒有戀愛便委身於他是卑賤的。而會因我這種『玩弄的見解』使你絕望。但是，母親，假使我是你的二十歲的男孩，到戰線上去，身的生活。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和他相互中意的女子發生了關係，你也會驚異嗎？過着獨請你正直的說出來吧。用金錢去買淫，或誘姦姑娘（這是真正卑鄙的，我毫無異議。）但是完全不是這樣，而是和他相互同意的女子結合，你也視他爲「不道德」嗎？如果不是，爲什麼你要因我的『放縱』而絕望呢？我敢斷言，男的兄弟固然是人，但我也不是堂堂一個人呀！而且我完全認識我的義務。我完全曉得我對黨的責任。但是，黨，革命，白衛軍的戰線，國內的衰滅，及其他，現在你所引

用的一切例——這些，在我和安東萊，再和別一個男子接吻之間有什麼關係呢？……我知道，在這鬥爭期中我們不能養育小孩。所以只要養育小孩也不妨害工作的時候，我便可以立刻做一位母親。至關於其他的事……」

「但是，根妮亞，你還沒有注意到我這方面的事哩！」奧雅莎爾格維娜這樣問，「我要怎樣解釋你和安東萊的關係才好呢？」

「不是也沒有什麼奇怪嗎？你自己不是很希望我們接近，喜歡我們親密嗎？……親密的界限，究竟在那裏呢？所謂精神的親密只許在一塊兒談話，一塊兒說笑而不許接吻的理由究竟在那裏呢？我們並沒有從你那裏偷去了什麼東西，奪取了什麼東西。安東萊一向都很尊敬你，直至現在，也還深深地尊敬你……我並沒有奪去他對於你的愛的分毫……但是，你是說我們接吻嗎？……嘿，這是因為你沒有和他恩愛的時間的緣故。母親，難道你真要把安東萊縛住，沒有你的許可，他便不可以尋開心嗎？這才真是齷齪的私有慾！借你自己的口氣說話的，都是

受了外祖母的資產階級的教養的！不用說，這是錯誤的。你可以把你的時間適合你自己的意志而生活，爲什麼安東萊便不可以呢？」

女兒和丈夫都毫無表示悔誤的意思，使奧雅莎爾格維娜混亂和憤怒。安東萊和根妮亞的關係使奧雅莎爾格維娜非常不高興，而他們還認爲那是極自然，極合法則，極單純的，對毫不了解的她，只假慈悲似的說些不關痛癢的話，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正是使她憤怒的。在她看起來，這溫文爾雅的安東萊和根妮亞完全不負什麼責任了。他們兩人雖對奧雅莎爾格維娜用盡各種方法返覆地說其實什麼也沒有變化，誰也不想加痛苦於她只是她自以爲這是一幕悲劇吧了，而且他們說如這事真會使她不高興那他們兩人便隨時都可以停止這種關係。可是，她完全不曉得，停止以後，又有什麼變化呢？在這種思想和感情的混亂中，奧雅莎爾格維娜便跑到這裏來，請我加以忠告和說明。

這事究竟要怎樣解釋才好呢？這是沒有什麼道德律限制的紊亂的淫蕩，還

是由新的生活所產生，在新興階級的任務中所產生的見解即新道德呢？……這是我們繼續長時間考慮的問題。

『奧雅莎爾格維娜想起美貌的馬爾雅斯達巴諾維娜用手支着身體說，『最使我痛苦的是以爲在他們之間既無情熱又無感情……只有怪物似的冷酷的理性……完全沒有感情的衝動。如果根妮亞愛安東萊，安東萊愛她——那我很曉得，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我也很痛苦。（因爲我愛安東萊）但無論如何也決不會這樣不愉快，這樣的苦惱……要怎樣說才好呢？總之我對於根妮亞和安東萊不會有很好的感情，我不能容赦他們欺騙我……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要這樣侮蔑我？我不明白爲什麼在這裏所經驗的一切事情中要蔑視我的感情？我以爲這二個人真實愛我的信念，已經搖動了，你曉得吧？……我確信這兩人是愛我的。但是侮弄了對方而毫不後悔和同情的愛，也可以說是真愛嗎？……對他們二人我完全不能理解……想不到根妮亞對我激烈的叱責竟這樣抗辯說，『但是，你不是對我父親的太太隱

瞞着我和我的父親的關係嗎？這個不是也可以說是欺騙嗎？』但是關於這點，根妮亞真不理解這是有大大的差異的。第一，我並不愛M的太太。她，在我是毫無關係的別人。我和她沒有什麼接觸的地方。在人情上，我自然隨時都覺得對不住她。第二，我真愛M，無論如何我曾愛過他……和她的太太一樣，不，較她更愛得利害！我們同時愛他所以我們有同等的權利，我的愛我的煩惱都很強烈，使我的行爲很正當。而在他們，却完全沒有這樣的東西，已沒有愛，也沒有煩惱，也沒有悔悟……冷酷地確信他們的權利，確認只要找到快樂便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手段都可以的權利……因此，毫無愛情，對於人類毫無純情毫無好意……這樣也可以說是共產主義者嗎？』

這意料不到的結論，不禁使我笑了一笑。而奧雅莎爾格維娜覺得她的非難不合論理的推論也羞澀地笑了。

我說最近要和根妮亞會面，我們便此作別。

一天早上，根妮亞到我這裏來。來我這裏的前一天，她在地區中爲黨的工作做到很晚。

她身體瘦長，背微高，很有精神，頭很小。那似乎矜誇的動作會使人想起她的祖母馬爾雅斯達巴諾維娜。那天早上，她的臉色稍蒼白，眼眶上有黑圈，手冷而濕。——一看，就可以曉得她因墮胎還沒有十分全愈。

她對我的態度完全是率直的同志的。

『你以爲不可思議的，是我和許多男子，只要相互同意，便無論愛與不愛，都和他們發生性的關係吧？你曉得，戀愛是要許多閒暇的。讀各種小說便可以知道，戀愛一定要費許多時間和精力。但是我們在地區中有許多工作，有許多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們的一切時間都貫注在革命上，那裏還有餘暇呢？隨時都東跑西走，忙個不了，腦袋裏充滿了幾千個緊要的問題……不用說，安靜的時間並不

是沒有……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會想起誰是自己喜歡的。但是，要請你注意的，就是，戀愛是要有充分的時間的，而我們却可以說沒有。幸而碰見一位男朋友，但馬上又被派到戰線上，或轉派到別地方去了。而工作又非常多非常多關於他們的事也忘記了……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偶然碰見，雙方都感覺到幸福的時候，便不能不尊重那個時間……這自然「什麼責任也不用負」。……我所最怕的只是患花柳病，關於這事，只要我望着對手的眼睛當面詰問那對手是否康健，我相信他是不能說謊的。這種情形，我曾遇過兩次。曾有一個男子非常愛我（我相信，現在他也還愛我）可是，我問他時，他支吾着不能馬上答覆，我和道他的苦衷終於沒有和他發生關係。他也知道我不會許可的。



根妮亞睜開美麗的眼睛，露出光明的表情，她的態度充滿毫無隱瞞的正直的神情。

『但是根妮亞同志，爲什麼你不把這一切事告訴你的母親呢？爲什麼你和安東萊的關係這幾個月來都秘而不宣呢？』

『因爲我想這事和母親沒有關係。……如果安東萊和我是戀愛着的，不消說，我自然會告訴她，或許竟和她的生活脫離了。可是，我不願意陷母親於不幸。我們兩人間，一點戀愛也沒有，安東萊對於母親的愛情，我一點也沒有從她那裏奪去。假使我就不和安東萊發生關係而有別個女人和他發生關係時母親不是還不曉得嗎？母親想將安東萊縛在她自己身邊，使他不能看見別人，不和她自己以外的人交際不是決辦不到的嗎？——我真不明白，我和安東萊這樣親密他對我比對母親更以心腹相告，在精神上，他和我較和她更接近母親却都不注意，而只注意我們的接吻——她以爲這就是我從她那裏奪去安東萊了。但是就是母親自身現在也還沒有戀愛的充分時間，不是嗎？是的，她還沒有這些餘暇。而從年齡上看起來，安東萊和我較和母親更接近，因爲我們有同樣的嗜好，同樣的趣味，所以這

「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可是，或許你自己不曉得，你已經戀愛着安東萊吧？」

「根妮亞否定地搖着頭。」

「我不曉得你所謂戀愛究竟是什麼意思，不過我想我對於他的感情却不是戀愛。人們正在戀愛時無論何時都想同住在一塊，供獻一切於戀人，思念着戀人，爲戀人而煩惱……可是，如要我和安東萊永久住在一塊，我却毫不客氣的答，不行！……和他住在一塊的時候是愉快的因爲他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我很關心他，誠如母親所說的一樣，他是純情的豪爽的男子。可是要我和他永久住在一塊却會使我厭倦。關於這點，亞普拉西亞對我更有吸引力……不過——不！我不是愛他，直至現在我也還不是愛他，可是亞普拉西亞對我却有一種力……使我依從他」
「使我不能不依從他，」
「根妮亞繚一繚眉頭。沉思了一會，突然又精神起來。」

「因爲母親以爲我一點愛都沒有，所以她很生氣，她說我在這樣的年紀，沒有

戀愛便委身於人是不道德的。可是，我相信，她弄錯了。我相信我自己的方法是很簡單很不錯的。我記得我幼年時，我的母親動搖於康斯登清和我的父親之間，非常苦惱以至陷於絕望……完全都是戀愛招來的苦惱……康斯登清也是，祖母也是。現在，我的耳孕裏，還好像聽見祖母要求母親不揀這一位，便揀那一位的聲音。『你不能這樣胆小的——你非選定一位不可——在兩位之中非選定一位不可！』可是，母親因愛着二個男子，同時二個男子也愛着母親，所以怎樣也不能決定，覺得非常煩惱和苦悶。……後來，兩方都討厭了都變成敵人似的分別……我決不想和任何人變成敵人似的分別，我不滿意對手的時候，我們便撒手，——這便是一切終結。如有人嫉妬我時，我便會想起我的母親的煩惱，康斯登清和我的父親的嫉妬。我對我自己說永不做這樣愚笨的事。請你明白，誰也不能占有我！』

『那末，你以前真誰也沒有愛過，直至現在也還不愛誰嗎？這不是有一點奇怪嗎？你爲什麼要這樣正當地說明愛的感情呢？那些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智識嗎？』

？

「你爲什麼以爲我沒有愛過誰呢？」

根妮亞正直地睜着驚奇的眼睛說，「我只是說從來沒有愛過和我發生關係的男子。我並不是說不愛任何男子」

「那末，請你准我問這個很妙的質問吧，你愛誰呢？」

「誰？是的，在這世上，我最深切地愛着的是母親。和母親一樣的再沒有別人了。在某種意味上我愛她比愛列甯更利害。因爲如果沒有她，我差不多便不能生存。她的幸福，在我，是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雖是這樣，你不是侵奪了她的幸福，把你的母親侮弄到這個樣子了嗎？要怎樣才能恢復她的幸福呢？」

「這個」她審慎地答。「如果我早曉得這事會使母親這樣痛苦，……我相信，我決不會那樣做……不過，在我，以爲母親是超越這種想法的。我以爲她也和我

或安東萊的見解一樣。但是，現在，我曉得那是錯誤了，我非常痛苦，比她更多幾倍的痛苦！」

說到這裏根妮亞的眼中閃着晶瑩的淚光。不給我看見她偷偷地用手揩乾她的眼淚。

『爲了母親，我連犧牲我的性命也可以，這並不空話而是由內心深處發出來的。母親或許會說，我們甯希望她染了腸窒扶斯……但是你知道現在使我最痛苦的是什麼嗎？我爲了母親真萬分悲苦！我自責我這樣愚蠢不能豫測這事會與母親以怎樣的印象……要怎樣才能夠恢復這種狀態，我不曉得……不過，在我們的心中暗想，母親是錯誤的，安東萊和我才對……這些事，假使我們能各站在不同的立場，完全不同地評價和理解，那萬事都很簡單明瞭，誰也不會苦惱。大家都是朋友，誰也不必輕視誰。我雖然衷心地愛着母親，但這次是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覺得她的錯誤，……而且那是……我最痛苦的事。我以爲，母親決不會錯誤的，可

是現在，黑影已經罩上來了，在各方面母親都能優秀地理解的信仰已經消失了……這是可怕的，這是很痛苦的……我不願意不愛我的母親。我不願意失掉對於母親的信仰，……失掉了對於母親的信仰，還再信仰誰呢？這種思想，便是使我痛苦的，你曉得吧？……使我痛苦的便是這點。我的痛苦決不是母親所想的痛苦。這便是痛苦，這便是無上的痛苦！」

說到這裏，晶瑩的大顆的淚珠雙雙流在根妮亞的兩頰，漱漱地滴在她襤褸的黑衣上。我們再繼續談話，找出一條超脫這些苦惱的路來。

根妮亞已經決意「別居」，搬到她的女同志那裏去。且想在二三日內便搬。可是她担心，她的母親和安東萊如果沒有她的幫助和照料恐怕不能好好地生活下去。這非常困難的家事問題掛在她的心上。

『東跑西走，忙個不了，母親一定會弄到連吃飯都沒有空的』根妮亞很悲抑似的說，如果沒有他人的幫助恐怕連飯都弄不到來吃。她整天都東跑西走，忙個不

了。而安東萊的病，看來也沒有全癒。他們二人都還好像小孩子一樣，什麼都不會弄。我出去的時候，不用說，我還可以盡可能的幫助他們，可是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我也有工作，而且很忙。但如果住在一塊，那便萬事都很簡單了。」

她便嗚咽着。她的語調是很母性的。一說到母親和安東萊的時候，便好像說着真正她的小孩，真正的妹妹一樣。

『我覺得很高興。』臨別的時候我對她說，『我會告訴你的母親說你怎樣的愛她，使她安心。母親以為你沒有健全的強固的感情，只有單純的理性的人所以非常苦惱』根妮亞微笑。

『我想，母親是可以安心的，……爲了戀愛，將來我要大大的鬧一番給他看。若不然我便不是她的女兒，也不是外祖母的外孫女——而且現在，我已經愛着許多人了——我是怎樣愛他們！……不單是母親……還有，例如列甯……請你不要笑，那是非常真實的。我比愛我喜歡和他們發生關係的男子們還更深深的愛他

……如果我能夠聽見他的聲音，看見他的姿態——那我可以在一天看到晚也不厭倦。——此外還有格拉心同志，你認識他吧？我們的黨書記這人是一位漂亮的人物……我愛他，從心底裏愛他。縱令他有不對的地方，可是我仍然服從他。因為，我曉得他的意見常是正當而善良的……去年反對派以猛烈的陰謀對付他，你大概還記得吧，那時我整晚都沒合眼……那時我們都熱心為擁護他而戰。我使全地區都動員。是的，我真愛他！」現在根妮亞又很確信地證明她自身和她的感情是怎樣的熱烈。

「可是，現在我不能不走了。在地區裏我們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工作，我已被選為我們的小組（共產黨的）的書記」她有點誇耀的樣子說。「現在，還有很多待做的工作。如果母親能夠理解一切，安心下來，那生活才真有趣哩！」

她又深深地小孩子似的歎息。

「因母親的事許會再來打擾你一次。以後請你告訴母親，安東萊完全是她的

，我並不愛他了……母親能夠了解嗎？此後她還能夠愛我嗎？你以爲怎末樣呢？我實在擔心。如果沒有母親，沒有母親的愛我實在不能生活下去，這事會損害她的辦事能力，那真可悲的事。不過……我決不贊成母親的戀愛方法的……像她那種戀愛方法，不是沒有工作的時間了嗎？」

還沒有答覆這句問話，根妮亞便走出門外去了。

而我還站在房子的中央，找尋下面的問題的答案。誰有這種權利——新的感情，新的概念，新的道德觀即新的階級未來的權利呢？

從門外還傳來根妮亞年輕的笑聲和愉快的聲音。「今晚已經太遲了，同志！

……讓我走吧！……太遲了，我還有許多許多沒有做完的工作哩！」

姊

妹

此
页
空
白

她也和其他許多人們一樣爲着要求忠告和精神的安息跑到我這裏來。

我只在代表會議中見過她一次。她有很可愛的富於表情的面孔和微帶悲哀的眼睛。

她來我這裏的時候，她的面孔比平常更蒼白，眼睛更大，更顯得悲哀。

『我不曉得住在那裏才好，所以才跑到你這裏來。三星期以來，我已沒有住的地方了……沒有一文生活費了……請你給我一個職業吧！要不然，我便只得流落街頭了。』

『但是，我記得，你不是有職業的嗎？你不是有地位的嗎？難道被解雇了？』

『是的。我曾在企業公司服務。可是二月前，我失掉我的地位了。……爲了孩子。孩子有病。我因此不能不做少了一點工。因爲我的懇請，所以三次解雇都未實行，可是，到了八月，我終於被解雇了。失業兩星期後，孩子又死了。而誰

也不來再雇用我……」

她深深地低了頭長長的目睫遮蓋了她的兩隻眼睛。眼淚也許就遮蓋在那裏。

『那末爲什麼會被解雇呢？你沒有充分的工作能力嗎？』

『不，恰恰相反，我有很充分的勞動力。可是，他們說我的丈夫已有職業，我可以不必再領工銀了。他現在是國營企業裏的……重要人物……經濟官吏……』

『已是這樣，爲什麼你會沒有住的地方沒有生活費呢？離婚了嗎？』

『不，沒有離婚……但是，我離開他了。而且我永不再歸他那裏去了。無論如何……也決不再歸他那裏去了……』

低着頭，很悲抑似的，一串串的淚珠遏止不住的吊下來……

『請原諒我！我很久沒有哭過了，因爲哭不出……可是，現在……因你的同情使我悲哀起來，如將一切都說出來，你許可以明白吧』。

她的丈夫和她認識的時候是在革命的浪潮非常急激的一九一七年。那時，他是排字工。她却在一處大出版公司供職。兩人都是『波爾什維克』黨員。兩人的心中都燃燒着同樣的信念，同樣的希望——『解除強奪者的束縛』建設新的真正的世界……兩人都非常熱心讀書，都是熱心自學的人。兩人都很善運用他們握着的革命的樞軸……十一月革命時兩人都在前線工作……在戰爭的砲火中，在機關槍的交響下，他們的心靈互相共鳴着。可是，他們還沒有按照法律手續而結合的餘暇。各人都保持着以前的生活，不過有時在工作之後相見。而這樣相見的時候兩人都非常愉快……那時他們是『真正的同志』……一年以後，她希望有孩子。所以他們便依法律的手續，正式結婚，兩人同棲……可是不久，孩子便破壞了他們平常的平行狀態了。在那地區，創立了育兒所，即由她管理，那種工作較家庭更重要。所以丈夫有時不很高興。在他，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她不很管到家政。而他也時常不在家。當她被選為大會的議員時，他也覺得非常光耀。

『今天的午飯冷一點也不要緊嗎？』

『午飯冷了有什麼要緊！只要你不冷便好了。你到大會去會碰見許多人的，你得留意！』

兩人這樣談着。他們以為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擾亂他們的戀愛。他們不獨是夫妻而且是同志。他們手牽着手大踏步地走上人生的大道。兩人都向着同樣的目的。他們完全不注意他們自己的事——而只爲那目的那「偉大的目的」而努力。孩子可使他們增加了快樂。那是一個健康的女孩。

到了什麼時候，因爲什麼才變更了這種狀態的呢？這大概是在她的丈夫服務於半國營企業之後。起初，他們二人對此都很高興，因爲他們一向的生活都很清苦，飲食不足，衣衫藍縷。而且又恐怕育兒所關閉。假使關閉了，那把孩子帶到什麼地方去呢？所以她的丈夫能有相當的入息，以贍養家庭，她很高興。他勸她不要再工作。但是，她不願意馬上中止。她和同志們已漸次熟識，工作已甚熟

練，加之她不願意失掉她的獨立生活。她是從小便經濟獨立的。起初，他們較前好一點，最少也較前容易生活。他們遷居到有二間房子一所廚房的別個住宅去。爲照顧他們的孩子，他們請了一位少女。……而她自己却仍然熱心獻身於地區的工作。……她的丈夫也很忙，要在夜深才歸家。

不久，他受半國營企業的特派要旅行去了。三個月間他都在 *Napman*（俄國新經濟政策施行後的暴富）中生活。他歸來後，較前冷寞得多了，她心裏好像給針刺着一樣。他好像聽不見她的話，看不見她做的事。他穿着漂亮的衣服而且還灑了些香水，在家裏，連五分鐘也不能停留。

以前，他並不飲酒的，就是飲也不過在什麼大紀念日的時候才飲一點，革命時，他整天忙着，沒有想到酒精的餘暇……可是，此後，他開始飲酒了。起初，他飲醉回家時，她並不悲苦，她只是爲他擔心。她想，那不會損害他的健康嗎？那不會有碍他的名譽嗎？第二天早上，她對他那樣說，可是他站起來，喝了一點

茶說——『我有要事』——便沉默着不說什麼了。他什麼也不答便跑出去。這使她很擔心。但是她以為他飲了酒心裏不好過，所以默不出聲，可是，不到三天他又飲醉歸來了。因此她很悲苦，很不安……那天晚上，她非常煩悶。……心裏很不愉快。……數天後，她想和他說話，可是她還沒有說完他便截斷她的話頭惡狠狠地敵視着她，所以她再不敢多說半句話。

他的酗酒日益利害起來了。她再也不能忍耐。她特意不管家事。待他醉醒的時候才和他談判。她對他說，他們兩人已不是同志，只是被窩裏結合的生活，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她忠告他不要飲酒，使他自愧，以至涕泣……他聽了，起初，他想辯解說，實在是她不了解，在現今的時勢，不和 *Tapman* 同路事業便不能成功。後來，他又很認真似的說那種生活，於他也是不大適合……他希望她不要這樣悲哀，並說她所說的實在不錯……他出去時，又走到她的面前，張開兩手，眼看着她，和她接吻……她的心又光明起來了。這天，她很喜歡的

去工作。可是，還不到一星期，他又飲醉了回來。她剛要開口說話，他便拍案大叫，『這不關你的事！……誰也是這樣生活着……你如果不高興——那末，你請便吧！』他這樣說着毫不理她的出去。那天，她整天都好像負着千斤重担似的非常痛苦。他真不愛我了吧？我應和他分離嗎？可是，想不到那天下午他很早便回來。他覺得對她不起，向她請罪。兩人又密談竟夕，她的心裏又光明起來了。

她了解了。——這是所謂交際場中所不能避免的事。金錢這樣容易賺所以這小小的痛苦便不能不忍受。他對她說了許多關於 *La Princesse* 的話，說他們的太太如何，說他們的漂亮的姑娘如何……又說事業如何進行，以及無產階級要追逐這些『騙子』是怎樣困難。

這些話使她很悲苦。在全革命時期中，她從來沒有這樣悲苦過……

恰好那個時候她聽見『削減豫算』的消息。她更驚慌。

她把這個消息告訴丈夫，可是他只冷然聽着她說。他以為這樣還更好。這樣

，她可以多住在家裏，把家政更整好一點。

『家裏弄得不像樣子了……實在不能招待有身份的客人。』

她覺得他的態度不可思議，想和他抗辯。

『請你自便吧，我不干涉別人。要工作你便去工作好了！』這樣說了他便出去。

丈夫不能了解她，他以爲她故意不斷地非難他，所以她覺得很痛苦。她決意不放棄她的工作。她跑到她的同伴那裏去，和他們論爭，主張勞動的權利，終於得到這個權利，免於失業。可是不幸又訪問到她了。失業問題剛解決，她的女兒又病了。

『我天天晚上都坐在病兒的旁邊，心裏上下不安，使我非常痛苦。門鈴響了。我以爲是丈夫歸來，便走去開門。我打算和他說許多話，所以心裏希望他不要吃醉酒。可是開門一看，誰給他一塊兒回來呢？那不是吃醉了酒的穿紅衫的年輕

女郎嗎？……『曖，請進去吧，』他說『我帶我可愛的朋友來了……好好地招待她吧！……誰都可以做的，並不是什麼壞事。我們要快快活活的玩一玩哩。……請不要攪擾我們！……』他醉醺醺的說，脚下搖擺不定像要倒下去一樣！我連膝頭都打戰了。帶他們到丈夫時常在那裏睡覺的飯廳，我便急急地跑到孩子那裏去。我茫然自失地坐下。我決不是對他生氣。醉了的人什麼都敢做的。但我心理很痛苦……而且隔壁房裏做的什麼我都可以聽見……我想把耳朵掩住。可是，又不能不擔心着孩子……幸而不久他們便靜下去了，兩人都醉得爛泥一樣……天亮了，丈夫送那女人回去復又再睡。我却徹夜都沒有合眼……只是東想西想……

傍晚，丈夫意外地回來得很早。那天，我們整天沒有見面了……我對他異常冷淡，連睬也不睬他。他似乎在那裏整理什麼文件，兩人都都不開口。不過曉得他在那裏注意着我。我想，就讓他這樣吧！他似乎承認他自己的罪衍，想請我原宥，恢復以前的生活！……可是，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走出去吧！不過，我的心

裏又覺得非常痛苦！……我會愛過他，一向都愛他。這是無隱瞞之必要的。直至現在我也還愛他。可是，現在，一切都完了，他好像死了一樣了。不過，在當時呢？……當時，我還有感情……丈夫看見我拿起外氈到地區委員會時便馬上憤怒起來。他猛力攫住我的手腕，幾乎留下青腫的傷痕，從我的手裏奪去我的外氈拋到床上去。

『什麼？你現在還發歇斯的里嗎？到那裏去？……到那裏你也找不到像我這樣的丈夫！我給你食，給你穿，又沒有拒絕你的希望……你是沒有權利不滿意我的！……想做這樣的工作——便不能不過這樣的生活！』

他躊躇蘇蘇的繼續着說。只是他自己一個人，不讓我插半句話。我以為他對我和對他自己發洩一切憤怒，可是，不久，他又說是罵全人類而向我辯解……我很了解他的痛苦。他的臉上也充滿着痛苦的精神……他竭力安慰我，所以我也忘記了一切。我安慰他，說這事並不是怎樣的罪惡，而且罪惡並不在他而在

「那天晚上，我們又和好如初了。只是他說我不應憎怒他的時候，我覺得有點悲意。酒醉了真是沒有辦法。我希望他竭力戒酒。『你把情婦帶到家裏來，我實在沒有什麼痛苦。可是你那野獸似的狀態却使我很難堪』於是他和我約定，今後他會避免這樣的交際了。」

「雖是和好了，可是殘痕猶在。吃醉了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也許他能夠把這些事忘記。不過，我心裏却還非常難堪……我時常都這樣想，假使他還和以前一樣的愛我，和在革命時代一樣的愛我，那他是不應去親近別個女子的。我想起那時候的一切事。那時有一位比我更可愛更漂亮的女友和他週旋，可是他却不迷戀她……如果他已經不愛我了，爲什麼他不讓我離開呢？有時，我想和他說，可是，他又很憤怒的罵我『你還要說這些討厭的女人的事來麻煩我嗎？我忙得很哩！我對於一切女人，對於你都不覺得有什麼重要！』……」

『……說完這些，他又走出去了。因此我日益痛苦起來。接着，我又再發生失業問題。因為我的女兒又病了，我不能不延遲我的工作……我再懇求，才算免於失業。我希望着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我只願不會失業。我覺得附屬於丈夫比以前更可怕。我們雖然是同住在一起，可是，相互之間，什麼也不曉得。他幾乎完全沒有顧到孩子。我却爲了孩子而放任地區的工作。那時候，丈夫也幾乎不飲酒了，很不高興似的跑回家裏來，一點也不睬我。我們並不同寢。我睡在我女兒的旁邊，他却睡在飯廳的寢台上。不久他又每夜跑到我這裏來……不過，我一點也不高興！……此後，我日益痛苦了……好像在舊的痛苦上更添新的痛苦。自然，他也和我接吻，可是，在我週圍的雜事，却完全沒有注意……像這樣，我們日益距離得遠了。默默地生活着，他有他自己的憂慮和不愉快……而我也我自己的。女兒死了，更加我以莫大的痛苦。而不久以前，我又失去了我的業職。我以為，現在，他許會想到我和他有共同的痛苦了……可是，他完全沒有助

我解除那些痛苦。就在埋葬女孩的時候，他也不來！因此，我獨自一人留在家裏……已沒有職業，又沒有收入。……

『地區裏有許多事要做，要找工作是可以找到的。可是，却不要提到收入。

在失業的人這樣多的時候，我也不忍無理地懇願。而且，大家都曉得，我的丈夫是經濟官吏。我就是怎樣懇願，他們也不會允許我的。現在，要得工銀，實在不容易啊！……我已很辛苦地找過了……依賴丈夫，心裏實很痛苦，我們簡直和路人一樣了。可是，不這樣，又沒有別的生路！我又忍耐了很久，常期待着什麼，希望着什麼……我們女子就有這樣愚蠢的癡心，明知丈夫的感情已不像從前，而自己對於丈夫也已沒有愛而只覺得討厭了——却還以爲這些會成過去，以前的幸福可以恢復……我這樣期待着。每朝，每朝都抱着這種希望。從地區工作歸家的途中，也以爲他已先歸去，覺得寂寞了。可是，他雖先歸來，却也和沒有歸來一樣，他做他自己的事，或和別個Zapman說話，連睬也不睬我……我總是期待，

總是希望着……但是，後來終於發生使我非脫離家庭不可的事……使我決意永不再歸了。

『某日，已近半夜了，我從集會回。我因想飲茶，所以我便預備茶具。丈夫還沒有歸來。我心裏也想，他不太早歸來也好。忽然聽見叩門的聲音。丈夫回來了，他因為省得麻煩我！所以他自己帶了鑰匙。我正在燒茶，忽然想起有一封給他的特別快遞的郵包，還放在我的房裏。所以我便放下茶具，拿那郵包給他。我看見和第一次一樣，完全不知道是什麼！站在丈夫側旁的，不是一位身材很高的女子嗎？兩個人都看着我……互相望着，我想，他並沒有飲醉……我很痛苦，痛苦到幾乎要叫了出來。那女子也驚惶失措，似乎很難為情。』

『而我……爲什麼要這樣我也不曉得，靜靜地把郵包放在桌上輕輕地說了『這是寄給你的郵包！』便悄悄地走出來。獨自一個人在自己的房裏，好像發熱似的悶燥。我想不聽隔壁的事，倒下床上用氈子把頭蒙住。我希望什麼都不聽見，什

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感覺……可是，思緒如麻……使我全身都非常痛苦……

「聽見他們很細聲的說話……他們都還沒有睡……女的聲音比較高，聽她似乎非難他。莫非她是他的尚未結婚的朋友，給他欺騙來的？也許現在他還騙她說我不是他的太太吧。我越想越痛苦……我覺得他吃醉了酒，帶情婦歸來時我沒有這樣苦惱……現在，他已完全不愛我了！已經不是同志，也不是兄妹了……如果他愛他的妹妹，他也不會帶那個女人回來……而且，那個女人……還有不是街頭的賣淫婦嗎？今晚的女人也一定是那種人！如果不是，爲什麼在這夜深的時候到別人的家裏來呢？我這樣一想使我覺得那個女人非常可惡，恨不得飛步到那房裏把她逐出門外去！天快亮了，我還很痛苦，整晚都不能睡。可是，隔壁房裏却已很寂靜了……我突然聽見廊下有誰在那裏走動。我聽出那一定是那個女人。我聽見她打開廚房的門。在那裏找尋什麼呢？我靜聽着，靜悄悄的，那個女子並沒有回來。我走到廚房去。看見她坐在窗旁的小椅子上，伏在那裏飲泣……她那明

亮的美麗的長髮包裹着她的身體……她抬起頭來，在那眼睛裏，充滿無限的悲哀和使我的心也悲戚的悲戚。我走近她面前，她站起來望着我。

『請你原諒我到你家裏來吧……』她說『我不曉得他不是獨身的……我很痛苦，很痛苦……』

起初，我不明白她所說的。我以為她不是他的情婦，而是他的朋友。不覺我竟這樣問她，『你愛他嗎？』

『她很驚奇的望着我。』我們在昨天才認識的。他曾和我說好了價錢，在我，只要有錢，對手是誰都不要緊的！』

『以後的事，我記不了許多了，總之她對我公開了一切。在三個月以前，她也是因為削減豫算失業，因為接到她的老母瀕於餓死的信，她又不能有什麼東西寄給她，所以一星期前，她便只得到街頭賣笑去了。幸而得遇狎客，現在已有充分的食料，和寄些東西去供奉母親了……她說話的時候，她似乎很痛苦的搓着兩

手。

『但是我有學校的畢業證書。我曾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我還年輕，現在只有十九歲。爲什麼我要陷到這到這個地步呢？』

『你或許不會相信，她說的話，我都非常同情。一切我都明白了，如果我沒有丈夫，我也一定會陷入和她一樣的境地，沒有職業，也沒有住所……昨夜，我痛苦躺在床上的時候，我的心中還很憎惡她，可是，現在我已把我的憎惡轉向我的丈夫了！爲什麼他有利用這境遇可憐的女子的權利呢？他不是身居要職，負責任，有見識的官吏嗎？不救失業的同志，却拿了金錢去買她！爲他自己的滿足而買她的身體！……一想到這些，我便氣悶到要嘔吐了，我當場大叫『不再和這樣的狗男子共同生活了！』』

她再和我說許多話。我們生起火爐，泡起咖啡來……他呢，還在那裏睡着。不久，她忽然站起來，說要回去。我對她說『他付過了錢嗎？』她紅着臉說，『

說穿了……他沒有付錢……這是不該有的。』

『我曉得，她想在我的丈夫沒有起來以前回去。我也不十分留她，便讓她去。你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吧，我竟不忍與她分別，覺得我和她好像是親屬……她真是不幸，真是年輕，真是孤獨！我穿起衣服，和她一塊出去。我們走了很久，後來又到公園一塊兒坐下，互叙衷曲。我將我的痛苦告訴她……我身上還有我解雇的津貼……我想將那些津貼給她。最初，她不願意接受，後來我說我感覺困難的時候我再去找她這個條件，她才接受……我們分別的時候，好像親姊妹一樣……』

對於丈夫的一切恩情都從我的心裏消失了。我突然覺得什麼煩惱我也沒有。當他是完全死了，埋在墳墓裏去了……我回家後，他用各種方法來辯解。可是，我一句話也不答，也不哭泣，也不責難。第二天，我便跑去一個朋友那裏。開始找尋職業。我已經找了三星期了，可是還沒有找到。最近二三日，我覺得已不能久住在那朋友家裏，所以我便去找那時和我的丈夫一塊兒到我從前的家裏的那

位女郎。可是，她已於那日的前天搬到病院去了……現在，沒有職業，沒有金錢，又沒有住家，東西流浪……我不是也要等待着同樣的運命嗎？」

充滿着悲哀和絕望的我的訪問者的眼睛，正望着生活這個問題。而對於那不能打倒的敵人——失業——的一切痛苦，一切恐怖，一切悲哀都隱藏在這個眼中——在還和殘存着古舊的生活秩序鬥爭着的這個女性的眼中……

她走了，可是她的眼睛還向着我搜索。這是要求答覆，這是要求行動，建設和鬥爭的準備的……

(完)

一九二九年一月廿日譯完於上海旅次



A541 212 0011 7695B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實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戀 愛 之 道

所	版
有	權

著者 柯倫泰女士

譯者 溫生民

發行者兼印刷者 啓智書局

發行所

上海馬路四

啓智書局

本 書 局 新 書 一 覽

教育與人生	李大年譯	定價五角
漢詩研究	古層冰著	定價四角
四庫全書答問	任啓珊著	定價八角
走向十字街頭	綠焦譯 大杰	實價六角
女性與文學	輝羣女士	實價二角半
女健者	左幹臣著	實價三角半
法蘭西新史	左舜生譯	定價六角
中國文學概論	胡雲翼著	實價四角
寒鴉集	劉大杰著	實價六角
新婚的夢	胡雲翼著	定價四角半
性愛研究	黃孤颯譯	實價四角半
農業問題	黃枯桐譯	實價二角半
資本主義與戰爭	徐文亮譯	定價五角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溫盛光譯	實價四角半
亂婚裁判	溫盛光譯	實價三角
愛的謎	金石聲著	實價三角半
農業社會化運動	黃枯桐譯	實價六角
春籟	蔣山青著	定價四角半
意志的勝利	章明生譯	實價五角
最近各國的補習教育	任白濤著	定價六角
鐵路組織法	李青編	定價三角半
各國婦女參政運動史	夏承堯編	定價六角

